

H 浮世绘影

H 名家翰墨

## 盲人故事

■ 龙户

长途客车上,一位男孩戴着墨镜走了上来,右手拿着光滑的木棍,磕磕碰碰着脚前,左手左右摸索着。

盲人?

男孩摸到我座位一排,伸手探索了一会,然后问:“请问这里有人坐吗?”

“没有!”我说。

“谢谢!”男孩说完在我身边坐了下来,把背包挪到前面抱在怀里,掏出手机按了一下又靠近耳朵,开心地笑了。

客车出站,上了高速,奔行平稳了。

男孩摘下墨镜,真的是个盲人,但有一张挺清秀的面庞,白晰中略失血色,牙齿洁白,笑起来挺好看的。

“大哥是去哪呀?”男孩突然问。

“广州。”听说是同路人,男孩放松了很多,还主动向我讲起了他的故事:

我是湖南人,姓罗,农村人,眼睛是四岁时出麻疹引发高烧,那时候家里迷信,等把我送到医院时,虽救回了一条命,眼睛却瞎了。从此,黑暗就是我的世界!刚开始不习惯黑暗,走哪都是磕磕碰碰,后来习惯了,在熟悉的环境里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麻烦,就是很少出门,生活很枯燥无味。

后来我父亲带我上北京下广州去上海看病,都没能看好。随着年龄增长,父母也接受了这个结果,不再带我看病了,而是带我南下广州,将我送入盲人学校,而他们就在广州打工供养我。过了两三年,我父亲在黄埔置业,站稳脚跟,就把我弟弟也接了过来,一家人又在一起了。虽然我眼睛看不见,但我在亲情上从没有缺失过爱。

后来,我到中医按摩学校学习了两年半,毕业后就一直在按摩店工作,现在养活自己是没问题的。

在一个熟悉的地方呆久了,我确实感到枯燥,所以几个月前我离开广州,到东莞来工作,在家盲人按摩中心,我的手法和技术还可以,所以回头客比较稳定,每个月都可以挣个3000元以上,算是可以了。

我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回家一趟,时间长了会想家,爸妈也想我,但他们不敢说出来,我在家的时候我爸妈总是有点小心翼翼的,怕伤到我,我弟弟也是,我不希望他们这样。我没恨过父母,我也没有埋怨过谁,上天给我安排了这样的命运,我无法改变,只能努力去走好。每个人的命运都会遇到坎,怨天尤人,乐观向上,才能活下去。

我回家的时候,有人带我上公交车,然后我自己坐到车站,下车后我就问路,再用棍子左敲右敲地去买票,再敲着进站,再问路后敲到检票口,一直等到上车时间。现在好心人还是挺多的,基本上每次都有陌生人直接带我去买票再送我进站,坐同一班车的也会带我上车。

到黄埔以后,我也是自己回家,我不让家里人到车站接我。我是想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不愿意依赖别人活着。

我还没有找女朋友,在这样的小店工作,很少有女孩子,所以没什么机会认识女孩。明年准备回广州,找一家大的店,给自己多些机会,毕竟人生大事不能拖了。将来我的另一半必须是眼睛完好,可以看得见外面世界的人,我需要她做我的眼睛,就可以了!

人生嘛,坎坷也是财富,太顺了,也不是什么好事,没有回忆!

听着男孩用平淡语气讲述的故事,我佩服得五体投地。黑暗中度过一生,是多么无味与痛苦!何况他还曾经拥有过光明。

## 海南短章

■ 蒋子龙

## 三亚河

海南是个大岛,四周是海,众所周知其魅力也在海。尤其是三亚。我不知南下三亚多少次,基本都是冲着海去的。想不到2016年冬,到三亚参加“两岸笔会”,开幕式后的第一个活动竟是游河。

一条悠悠浩浩的绿水,丰沛而自由,没有一道大坝拦截,没有水脉枯竭之虞,两边甚至看不到河岸,被密密匝匝、层层叠叠的红树林规划出河的轮廓和走向。树影覆水,碧流湍湍。

红树梢头是白鹭的安乐窝,或成群栖息,如大雪压枝,或孤眠于深影,宛若红树开白花。游人的响动有时会惊起一两只,但飞不多远就选个更安稳的树枝落下。我在其他地方见到的白鹭,大都在水面

上觅食,这里的白鹭怎么大白天长睡不起?

很快有了答案,在我们的游船两侧,常有小鱼飞出水面,争先恐后的伴着游船滑翔、嬉戏。河里的鱼这么丰厚,白鹭什么时候有了食欲,跳下树枝就可饱餐一顿。既然不愁吃喝,剩下的就是睡大觉了。

三亚真不愧为旅游度假的胜地,连鸟儿鱼儿也如此的悠哉悠哉。红树林的外面耸立着形状各异的高楼,住在楼上的人想必远能眺海,近可瞰河。住在这儿的人,倒是与这水、这树、这鸟、这鱼,十分的和谐。

经打问,三亚河原叫“三丫河”,因与临川水、大坡水交汇成一“丫”字而得名,后来竟成了这座海南重镇的名称。其实海南的省会海口,也因坐落于南渡江的人海口得名,是海与河成就了这座城市。当然,也成就了海南这个大岛。

## 一地福字

占尽大海优势的三亚还多山,翠峰如屏,岚气缭绕,以千米以下为主。正应了那句老话,“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南山上大洞天和小洞天,一些名人喜欢在这个神仙府邸题词:“洞天福地”。

而普通游客就会发问:福地在哪里?导游一头雾水,很难作答。

笔会中不知哪位高人,灵机一动买来大捆红宣。2016年12月11日下午,热带冬日的阳光,灿烂而温暖,伴着徐徐海风,令人心神怡荡。人们在小洞天下面的草坪前,摆了数排长条桌,来自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的书法家,挥毫大写“福”字。

几个小时后,草坪上铺满了大红的福字,直延伸到海边、路边,当傍晚的落霞映红小洞天,直觉得通红的福地铺展得无边无际。

在笔会闭幕前的交流会上,台湾书法学会理事长谢季芸说,看到大陆有位书法家能写楷书非常吃惊……她的“吃惊”令我震惊。由于两岸文化隔膜,台湾的书法权威竟以为大陆书法家写不了楷书!

我以为除去两岸书法界缺少交流,还跟大陆有些书法家,特别是主流书法家,只顾张扬艺术个性,忽略了书法最基本的共性和传统之美,甚至以丑为美,以“鬼画符”掩饰基本功的欠缺。不要说台湾朋友误解,连我都觉得有些书法家不会规规矩矩的写字。

这次两岸四地的书法家在小洞天下以“福”会友,场面生动,令人感动。使我想起古文字功力深厚、能写很好的楷书和隶书的李之柔先生论书法的四句话,用以形容这次文化交流,似很恰当:“修己之美,成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H 诗路花语

## 浅水湾午后

■ 王志军

蓝色胶皮泳衣,海水灼黑的红皮肤。紧绷的身体平躺在白浪舔舐的沙滩上,双手拽着野马般暴躁的滑翔伞——可他不像骑手,而像只海豹笨拙地扭抬。冲浪板在脚底蠢蠢欲动,直到一股强风把他竖起来,向大海飞驰。

惊讶的海鸟,潜射小导弹一般飞向大桥那边。它们看见那伞在天上来回挣扎看似被驯服了其实执意要逃出海湾。划破浪峰的猛烈颠簸远处墨绿礁面起伏的眩晕。他整个被拉成一张反弓好像天空和大海在他身上角力他成了力量所汇集。

直到一方突然松了手他倒在沼泽般海面上,被吞没。波浪,波浪,波浪。从凌乱的云山连绵不断涌来,朝岸边淹去。阳光直射水底的沙窝暖流从两腿间摩擦着挤过。高高耸立的海崖,像鱼一样仅有七秒钟的记忆——它感到某种躁动,在这春光明媚的日子又很快归于平静。

## 八九点钟的太阳

■ 王晓冰

多少天  
没有坐在阳光里了

耳朵脑袋和肩膀投下的弧线  
还是上个世纪的轮廓  
可惜,它们只是影子  
简略了太多层次和褶皱

一个介于女孩和女人之间的  
不速之客,背着诉状前来借宿  
洗漱的过程犹豫而迟疑  
客房里的光亮一直绵延至清晨  
她赶上了昨晚排队等号的火锅  
却要错过此刻正破窗而入的  
冬日暖阳

太阳,只管自己热烈地照耀

## 父亲最后的酒

■ 郑南浩

父亲最后的酒  
喝在一个傍晚的酒杯里  
是一蛊李煜的酒  
有些愁

那天晚风很好,掠过耳际,灌进酒杯  
我们的酒也很好,但说话很少  
浅浅的两三口,夹着筷子的话语  
是杯的暖心,是酒的醇厚  
呷呷嘴,绵绵的记忆泛上来  
很重,很重

你说我们的杯中没有敌人  
要原谅世界  
再见,难言的再见  
像病痛袭来,咽下肚里  
一杯故事足足说了一辈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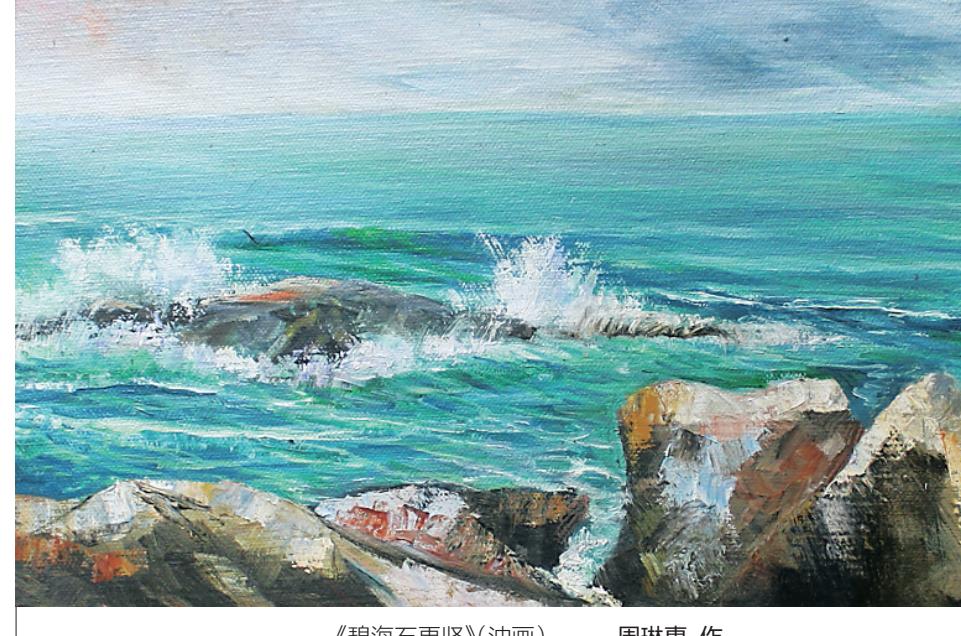
我们举着酒杯  
你喝下我的浮躁  
我喝不下你的隐忍

我们放下酒杯  
你说出我的轻率  
我说不出你的疼痛

父亲,我们最后喝的不是酒  
是命运追不上的尘与土

风来了,你咳嗽半声  
天,就黑了

投稿邮箱  
hnrbzpb@163.com



《碧海石更坚》(油画) 周琳惠 作

## H 流年剪影

## 铁矿·铁路·火车站

■ 张剑飞

国庆假期,好友阿锦要回石碌铁矿小住两日,遂让他有空的时候去小时候经常玩的铁矿火车站拍几张相片。他回到的当晚,来电告知:都拆完了!火车站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那一条条的铁轨。

石碌铁矿是我从小生长的地方,那是一个大国企,和很多农场一样,是自成一体的小社会,不大的面积,却提供了一个人从头到尾的所有服务。在国企还是响当当的时代,铁矿和红林农场所能提供的税收,长期支撑着昌江县一般预算收入的六成以上。在我印象里,铁矿有许多周边市县暂不具备的社会公共服务设施:能举行广东省工人运动会游泳比赛的游泳池,有小人工湖的矿山公园,可以表演杂技、话剧的大戏台,人气极高的灯光篮球和足球场。不过,我最爱的是那个可以看到蒸汽车头的火车站。

那个时代,有色金属资源开采业出于运输条件的考虑,多数交通硬件的投资都做得很到位,建设质量非常不错。但铁矿到三亚的这段二百多公里的铁路却是日本侵略者最先修建的。石八线(石碌至八所港)是海南岛上的第一条铁路,全长52.3千米,日本人采用1067毫米标准的窄轨,付出了数万中国民工的生命,10个月内通车。通车后,日产蒸汽火车头就拉着铁矿石往八所港开启了经济资源掠夺的序幕。日本还拍过一部电影,讲了建火车线路和经济掠夺铁矿的事情。

我外公是琼纵的老战士,他坦言,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蒸汽火车还是日本投降后,来参观火车站的时候看到的。恢复生产后的一段时间内,这段铁路都是以货运为主,但到后来,据说开创性地开通了客货两运,拉矿车后面接了几节绿皮车厢,也就有了客运站的业务。

在我姑妈没退休之前,矿运输队每天下午会组织一趟大客车去火车站载客到昌江县城,姑妈作为售票员,每天下午都过去售票,票价是大人一块,小孩五毛。小学的暑假,我有许多个下午都是跟着姑妈跑这条客运线,看着人来人往,觉得很有意思。由于年代太过久远,我实在说不出火车站的建筑风格是苏式的还是大跃进时期的风格。在父辈们的回忆里,自他们记事起,火车站就已经存在了。火车站的大门不宽,比两车道大一些。石米大门顶上只有“火车站”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两边种满了九里香,但对于小朋友来说,还是边上那两棵成熟的芒果树和莲雾树的吸引力大。

火车票价几何?这已经不记得了,唯一记得的是我坐过的最早班次是六点四十分发车,每到收果时节,常有外村妇孺来捡山柚果——即是主人收摘过后,拾遗捡漏。但是,有些人在“捡山柚”的过程中,趁主人不注意,做些手脚,抢摘树上的果实。主人发现后,大多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失人家的面子,不把话点破。有人幽默地说,你摘一些果回去做种,种几年就有山柚果摘了。有些人看见“捡山柚”的人回家路远,赶不回去吃饭,还热情地邀请人家到自家去吃饭。这些举动,使捡山柚的人十分感动,到处都说横滩村的人真是好。

火车票价几何?这已经不记得了,唯一记得的是我坐过的最早班次是六点四十分发车,

从石碌到三亚下车恰好是中午十二点二十分。火车的速度并不快,从石碌到东方要一个小时多点,据说燃煤蒸汽火车头一直跑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来才换了内燃机车。

第一次坐火车应该是小学一年级暑假,那时候矿里组织工作积极分子去三亚度假,允许带小孩。我的父母和阿锦的家长也算是工作积极分子中的一员,而我和阿锦是整个团里最年幼的。乘务员叔叔待人谦和热情,除帮年纪大的乘客提行李和挑扁担外,还告诉我俩车上哪里有意思,不能乱玩乱碰危险的电开关等,而且这里也没有像爱迪生那样做实验的地方,最重要的是不要给其他乘客添麻烦。

小孩子爱新鲜,但新鲜感也短暂,当我和阿锦仔细行走客运车厢的每一个角落,从看着车厢顶的风扇到可以拉上拉下的车窗,从木质座椅到可以接热水的大水罐,再到列车员叔叔那有意思的制服,玩腻了领队手里的“先进工人旅游团”的那面红旗之后,就不停地问父亲什么时候到三亚。父亲从和颜悦色的回应到不理不睬,最后我只知道:“等一下就到”的这个概念应该是形容词而不是量词。好不容易熬到中午,我有幸吃到了列车盒饭,父亲买了一份给我,价格三块五毛钱一份,内容不甚丰富,半个咸蛋、一份肉和一份青菜。我说了声去找阿锦一起吃,就捧着盒饭离开了座位。找到阿锦之后发现我们的盒饭完全一样。据说这些盒饭是中途一个车站拿上来的,味道很好,捧在手里感觉暖暖的。两个小朋友边吃边玩,不一会儿就睡着了。再次醒来已经在父亲的背上,听到领队说:“张庆祥同志,你背着小孩就先上中巴。过了一周火车去火车回的旅游,这也是迄今为止我和父亲单独旅游的经历。”

妹婿是红林农场的子弟,在他的回忆里,周边农场的小伙伴们很羡慕昌江人可以有火车带来的便利。记得由于晕车严重,坐汽车出行成了我幼时最恐惧的事,同龄的小朋友里,没有比我更期盼铁矿的火车可以坐到海口。

铁矿的治安还不错,我和阿锦两个不满十岁的小朋友可以自由地走来走去,我们最喜欢去的还是火车站,看着运矿石的火车头,边跑着边大喊,仿佛自己能跑得比火车还快,就能在矿运动会上夺得赛跑冠军!

时过境迁,海南老西环铁路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在讲究效率和经济价值的年代,没人愿意再乘坐时速不超过60公里的交通工具。那个每位矿区子弟都知道的石碌铁矿是亚洲第一富铁矿和“三氧化二铁”是铁矿主要化学成分的年代已经远去。剩下的,只有一段生锈的铁轨,等着焕发新的活力。